

深入探讨刘勰的美学思想

缪俊杰

近年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批判了他们推行的民族虚无主义,重新发表了一些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和论文。这些著作表明,目前学术界对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深入,成果越来越显著,这确实是令人高兴事。但是,我们也感到,研究者们对这位产生于公元六世纪的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在美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以及他在世界美学史上的地位,似乎还注意得不够,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于学术界、特别是《文心雕龙》的研究者们深入探讨。

为什么要重视研究刘勰的美学思想呢?这是因为,第一,他在美学方面确实有许多卓越的见解,是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第二,刘勰的《文心雕龙》产生于公元六世纪,在欧洲正是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的文化正处在停滞的状态,而在中国,在东方却出现了这颗文艺理论的明珠,可以说是独树一帜、难能可贵的。

从世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从美学思想的角度来看,古希腊罗马曾一度走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前头,公元前六世纪到前四世纪,希腊罗马曾产生过一些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阐述过一些卓越的美学见解。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原理出发,提出了美就是和谐的观点;赫拉克利特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一

切事物都象流水一样处在变动之中,从而演绎出美不是绝对永恒的东西这个道理;德莫克利特提出的原子论的学说,肯定了物质是第一性的,为美学打下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初步基础;苏格拉底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是从社会科学的观点去看美学问题,替美找到社会科学的解释。这些人物都为美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然,欧洲古代美学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和最有影响的人物,还是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柏拉图的一般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都是从维护贵族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出发的,而且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却从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关系、从文艺的社会功用以及从文艺的源泉的角度提出问题,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不过,欧洲美学理论的真正奠基人,却是柏拉图的高足弟子亚理斯多德。他批判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观点,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和逻辑学家,他把研究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文艺理论的领域。他从生物学带来有机整体的概念,从心理学带来艺术心理根源和艺术对观众的心理影响的观点,从历史学带来艺术种类的起源、发展与转变的观点。亚理斯多德在他的《诗学》和《修辞学》等著作中,对希腊的文艺和文化方面的成就作了系统的总结。尽管在哲学方面,他的基本观点是徘徊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但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上基本是唯物主义的。亚理斯多德的文艺思想在

西方发生了巨大的长远的影响。

但是，希腊罗马的文艺思想发展到贺拉斯、朗吉弩斯、普洛丁，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普洛丁死后，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三世纪但丁产生以前，欧洲的政治、经济，都处于黑暗落后的时代，他们的文化，包括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也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任何新的建树。就在西方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东方的文化，从两汉到魏晋却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从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来源，南朝齐梁时代的刘勰，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经验，写成了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艺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从世界文艺理论和美学领域这个范畴来说，确实是黑暗王国里的一颗光亮的明珠，说刘勰是东方的亚里斯多德，恐怕也是不为过分的。

刘勰不仅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在世界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人民的艺术实践的不断丰富，诗歌、音乐以及其它艺术品种的发展，开始产生了各种美学思想，我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表了一些美学见解。例如，先秦时期，关于诗歌“美刺”和“言志”的观点，是从文艺的社会作用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也是从文艺的社会作用的角度来讲的，他在《论语·八佾》中，还提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尽管他所说的美和善的标准同我们今天的不同，但提出用美和善统一的原则来评价艺术，这也是值得肯定的。荀子发展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美学观点，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美学见解。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他虽然反对艺术，却不否定美的客观存在。庄子继承和发展老子的美学

观点，他否定美的客观标准，却承认自然界中存在着美。墨家哲学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反对人们从事艺术活动，特别是反对音乐，因为他觉得，艺术不能给人带来物质利益，不能满足人们最迫切的生活需要，但是他并不否定美的客观存在，和它感染人的能力。到了汉朝，唯物主义的思想家王充，兼收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提出了文艺创作的真实性问题，他说过“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论衡·艺增》）他还提出“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论衡·佚文》）。到了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所提出的“气”以及区别清浊的见解，对后世起了很大的影响。这些朴素的美学见解，都散见于他们的哲学及其它著作中，如果说这些美学观点有价值的话，也还只是片言只语，断简残篇。只有到了刘勰，才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刘勰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集大成者。刘勰的美学观点也是总结了他的前人在美学方面的基本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正象亚理斯多德是欧洲美学的奠基人一样，刘勰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

刘勰的美学思想是丰富而复杂的。总的来说，他的美学观点渊源于儒家，也继承了道家的思想；有唯心主义的东西，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在论述艺术创作的规律时，还包含着一定的辩证法思想。

刘勰论述了美的存在，并探讨了美的产生问题。他认为天地自然界是充满着美的：“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垒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踰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文心雕龙·原道》）在这里，他认为从山川草木到龙凤虎豹，都存在着自然之美。同

时他也指出,反映这种自然之美的“文”,也是美的。他说:“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原道》)也就是说,作为“有心之器”的文学艺术,也是充满着文采的,是美的。从这两点来看,刘勰承认自然界和艺术中都存在着美。但是,这种美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解释就陷入唯心主义。他认为,人之文(也即艺术的美)与天地的文彩(也即自然之美)是同时并生的东西。这种美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刘勰把自然界的美和文学艺术的美,都说成是“道”和“神理”的产物。而从刘勰的全部著作所谈到的内容来看,他所说的这种“道”,并不是物质世界本身,而是物质世界之上的抽象的东西;所谓“神理”也是主宰河图、洛书这些神秘事物出现的原因,也是至高无上的抽象的东西。所以他在探讨美的起源问题上,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中了。

刘勰对于艺术的审美功能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艺术对人有美感作用,有陶冶人的社会功能。他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征圣》)这里所说的“陶铸性情”就是指文艺对人的美感教育作用。此外,他谈到的“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以及“顺美匡恶”,都是讲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他在《明诗》篇里谈到诗的美感作用时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再次肯定了文艺对人的

感情的影响,肯定文艺的美感作用。

刘勰的美学见解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十分注意文艺中的“情”。他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他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影响着人的感情;人的感情又自然会通过文艺表现出来。在《物色》篇里,他更进一步论述了“物”与“情”、“情”与“文”的关系,把“情”在艺术中的地位提到美学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他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些见解,都表明刘勰对于“情”的重视以及“情”在艺术美中的重要性。

在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美的关系上,刘勰提出了内容和形式两者并重、相互相成的看法,他用质和文、情和采来表达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他认为有质无文不行,有文无质也不行,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主张“要约而写真”,反对“淫丽而烦滥”(《情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这些观点都表明了刘勰美学见解中有辩证法的思想。

此外,刘勰关于作家与作品的风格问题、关于艺术构思问题、关于作家的才气和学习修养问题、关于文艺批评问题、关于语法修辞问题、关于文学分类问题等等都有许多卓越的美学见解,都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和探论。我的这篇短文,只是提出问题,期望《文心雕龙》的研究者们能够站在美学的高度,对刘勰的美学思想和他在美学史上的贡献作出科学的评价。